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紹觀

謄錄監生臣吳熙春

寶真齋法書賛卷十六

宋 岳珂 撰

宋名人真蹟

劉忠肅候謁帖 行書二行

摯謹候謁子中學士閣下

右元祐宰相觀文大學士劉忠肅公摯字莘老候謁帖真蹟一卷先君將指潼川淳熙丙午歲四月得於

蜀士張筊家手題而藏四十年予既彙帖執而嘆曰是帖也先哲篤敬之風所由寓有君子之道四焉刺謁手書敬以直内也繁文之削真情之尚易則易覩也字同舍而伸交情不諂不瀆也敬以簡致卑而不可踰也又惡比夫後世胥肩造請不避寒暑蠅字蔽紙肩肩以為恭者哉雖曰幅楮數字以公名德之重是可與荆壁齊琚比美

贊曰元祐之至於八九年也忠邪既判乎渭涇公秉

輔牒內外晏清宜群陰之弗復萌矣而卒以黨傾今觀此帖之存固不知其事之當元豐與熙寧然孜公之本心實欲挽一世以為君子之朋至如答邢恕之書以致休復之問延章惇之手以伸同朝之情皆大賢厚德事而豈顧于人言背憎然而託西垣之訓以極老奸之詆與同文之獄以陷必族之刑非公所與交往來而示調停者耶彼小人者自覆出而抵巇公亦何敢逆窺人以其情之難明于之糸此帖正欲以

見符祐二黨之未爭尚不激而成之未始不同心而在朝廷也於戲正直如公風猷百齡烈日嚴霜夏杲秋晶是雖十字之藏蓋已與温申韓范數公同此不朽之名矣

蘇魏公到鎮出京二帖 並楷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一行第二帖十一行尾批一行

頌頓首自承到鎮嘗因郡僧行咨詢動止稍不聞問豈勝馳誠冬序晏温伏惟政事優暇福履清適頌衰老待

罪禁庭充位無補日有歸田之興非久得請南去獲依

仁庇誠所幸願也未閒更冀保護竚還詞掖以慰輿論

不宣頌再拜子中知府修撰親家閤下十一月二十一

日啟

惟頌頓首稍疎間訊惟日馳誠近孫子出京祇奉教筆

深荷顧存兼承禁從清閑福履沖固不勝感慰之至江

闕重複門宇夐邃願輔神倪上副柄用乃誠所祝百不

一陳謹奉手啟咨候不宣頌再拜侍讀舍人閤下二十

六日謹啓

右元祐宰相司空蘇公頌字子容判鎮岀京二帖真蹟一卷公以德量服天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與道卷舒功運無迹故位極廊廟而衆不忌身處消息而名不隳砥柱大河高峯喬嶽盖庶幾孔子所謂有始有卒者嘉定辛巳歲十月珂以餉節攝京口郡既幸瞻維風之風後二歲六月以臬事綰維揚符復獲接慤棠之愛因訪遺墨得之故家凡有三印識盖又後

一歲之八月也勒鞭忻慕於是且有託焉

贊曰德量維皆該乾坤藝成而下道乃尊堂堂魏公古大臣劫火固燬靈光存直躬致主無間言餘事論墨何足論百年紉佩紛如雲不於其書於其人

范忠宣南都帖 楷書十二行

純仁頓首介來拜教之辱喜承累日動止康寧純仁到南都水漲阻橋未能東下去得甚邇彌增惠戀兒子依命遣詣左右愚騃失學公亦知之今託受賢門尤為非

利惟深賜誨導庶無大咎漸遠風問惟冀自重不宣純仁頓首上公舒著作親家左右十一日

右元祐宰相開府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南都帖真蹟一卷先君舊藏云得之涑水司馬伋家手自裝褫嘗以示子弟珂幼聞先君之言曰祐陵初政首召公於外倚以為相公以病不克造朝而治亂之源於是分此天也又曰中原故老大臣用心率廣大不偏故能調一天下今全盛之觀未還葢自士大夫心術先

分裂始諒哉斯言如忠宣公其人歟珂嘉定己卯歲自右府掾持節江東獲躔公遺躅讀壁詩而見墨妙拜祠宇而想風標蓋知手澤之在人間雖幅紙無不可寶帖有藏書家印四

贊曰符祐戰九河溢砥柱植兮珪確競天地昚清風滌兮大中之道闢百聖而不熄兮用之不失其時公獨得兮公筆之不倚而字之不泐兮公意之不偏而態之不迫兮我觀此書公心尚可覿兮

劉忠定書簡帖 四帖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八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六行

示諭康節之語固嘗聞之安世每疑其太高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絶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安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妄象得象妄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絶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明公以為如何安世上

劉壯輿不謂亡後深可傷歎何者過此相聚累日共論春秋甚有可取亦嘗戒其太拘更定類例到唐州屢有

書往復商確云就藁之日先當見示今則遂為絕學不
知蘇氏能為收錄否可惜也

安世頓首拜問遂久瞻嚮實勞杜門罕便候問疎闊每
以自愧便至辱書承禮制外除伏惟追慕永感何以堪
處不獲面慰仰冀以道自愛遠成所祝不宣安世頓首
子虛從事年家侍史十一月初三日

安世承示諭去歲移官之際外勢可駭正是鶻相恐迫
僕上之策猶賴天輔忠賢曾不為動然技止此而已但

安以待之餘不足道也安世上

右元祐左諫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元城先生劉忠定公安世字器之書簡帖四幅真蹟一卷易之學寓于象數春秋之旨明于類例舍則惑泥則拘此先生之言輕也屢變而不忘乎内守正而無懼乎外勉之切望之至此先生之淑人也一語一言何者非教豈徒帖也哉前三帖實慶乙酉歲六月得之淮西副帥司幹官潘君忠恕又一月復得後一帖于中都張氏

贊曰公心如鐵萬仞壁立聲名百年翰墨十襲絶景獨䫄斧塵莫及曰誰爲之目不妄入

李公擇嘉裕帖 行書八行

常啓別久殊劇馳仰兹有見期可勝欣沃秋暑尊履嘉裕謹先此啓少加裁重不宣常再拜府判同舍執事

右元祐御史中丞李公常字公擇嘉裕帖真蹟一卷予家九江與修水爲接畛至今有公子孫存焉因得從訪遺蹟以見景慕慶元己未冬十一月得日李氏

贊曰予登五老峯其下萶山房焉綠閣層廊之𨽻松秀篁泉㗼夜鳴𡧹繡晨張公方讀書其間萶已會此趣于胸中之藏然則摛墨池之華擷椒筆之芳發其緒餘書尺七裏固知其自然雲錦之章也

孫莘老報狀帖　行書四行

拙詩并報狀封呈報狀看訖先示及覺上

右元祐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字莘老報狀帖真蹟一卷予藏帖多以碑刻若舊蹟證其真贗

獨公之書徧攷舊帖皆無所留訂藏家幾數十年本先君故物以是不復裝褫寶慶丙戌冬始緝故笈得此紙欲以訪諸人客或見之驚歎曰予家舊有此書蹟具真無疑予應之曰此侏儒觀優隨摩而笑問之曰長者決不相誤予幾是矣既而持帖來並果出一手

贊曰遺墨之四行煜其如晨星之爛是曰元祐之名臣所當攷而申之以贊父臧弗治客見而歎持並所

攜毫髮無間于是以知其非膺

范正獻書畢帖　行書八行

祖禹居洛一紀殘書僅畢誤蒙朝恩收寘祕省中春就職踈拙祖遣惟从去鄉里日有歸思顧未能爾瞻望桑梓乃心依依不審軒旆何日還朝合弟行謹附問禮且謝稽慢祖禹再拜

右元祐太史内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淳夫書畢帖真蹟一卷于先得公奏議既已系之詩文

帖中後四年仲春復得公此帖于吳下於虖洛龍臥波四海屬心當熙寧元豐間雖未得以其所學膏澤溥率而鏡古衡今筆端膚寸蓋百世明君之監續千古素王之統具討論潤色之功在公已不朽矣裕陵之擢在中秘蓋用溫公奏所謂紀一之淹公蓋未嘗容心也藏之以識士出處且以見景慕之深焉

贊曰王之以道義相從豈計其功而況乎公當其任紬繹唐事之奇所以極簡編之從容矣既上成書于

邇英而公猶得以三百年之鑑信其遺風則是一紀之淹乃所以就百世之功石渠蘭臺片言帝聽考槃弗為皦然初終尤以見公之子元豐益盡其槐國之心而裕陵之于溫國未嘗不知其畎畝之忠也此帖之存公心天通詆斥之誣吁嗟麟窮

范正獻奏議帖 九劄草書藁本共二十幅兩卷通二百五十一行多有塗注改乙處

並依本文謄寫

薦賢劄子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若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

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正月十九日

第一劄子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宫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齡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于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于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久領宫觀乃與章惇為一例

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名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獨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于臣如父之于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已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

恕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被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服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二劄子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于詳練國朝典故

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須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奸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名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以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于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彌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且慮頌别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三劄子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毁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奸邪尤為王安石吕惠卿之黨所憎騰口于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别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况軾在經筵進讀最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之今尚書闕官

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撰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四劄子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于英宗皇帝實錄臣謹按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卧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候者樊穆仲稱魯候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候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

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葢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臣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道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温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絶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静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于此選擇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準入内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録進臣今寫録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内中進納訖入内高劉淵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准入内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講說過所引證事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

日臣司馬臣吳臣范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内中奏
聞奉旨依奏入内高班劉淵

疎決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
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今今溥天下
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
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
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

指揮疾速結絶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寃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二月十三日

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祖宗時遣使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

簡易䟽

臣竊以治道有至易而必安有至難而必危有至簡而必治有至繁而必亂安危治亂之本不可不知也孟子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陛下得其路而由之則簡易而趨于治安舍其路而不由則繁難而入于危亂今方總攬庶政延見群臣人人得進對于前此乃明四目達四聰以開廣聖意之時也然人有邪正則言有是非若陛下聖志内定聰明不惑見大路而由之則聽言而知其是非知言之是非則知人之邪正譬如將適千里御六馬而行于坦塗雖使僕夫欲引車于險阻之轍驅馬于荆棘之林陛下必不狂戀而從之者無所疑也臣

之所謂易者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則必安所謂繁者有為而任已則必亂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臣于前奏詳言之矣若夫無為而任人之理臣請德以備論之今或勸陛下以有為其說必曰天下之事不可坐視其弊人君若無所為則中外懈惰萬事廢弛此言似是而不可聽古之聖王為天下之有事也故治天下天下不能以無事治事則不能不為也故自有為以求至于無為惟創業之主戡定禍亂則能有為多弊之世更張

法度則必多事若繼體之君承平之日則當率由舊章謹守成法而已夫天下之事不能無弊雖堯舜在上亦不免也治多而弊少則為治世矣弊少而亂多則為亂世矣聖人雖欲天下無一物之失所然豈能使天下無一事之有弊乎是以治天下患不得人不患事之有弊如欲中外無懈惰而事無廢弛在於擇人不在于有為也人君好作事則事多而弊益甚雖欲中輟不能自已由用心之誤也若乃昧爽而聽朝正晝而講學清閒而

訪問宴息而思道出入不忘儆戒左右必有箴規此則不可一日而不務也夫人之情莫不安于無事而苦于多事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欲治天下先治其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一言而天下受其福一言而四海被其禍喜則濫賞至於軒冕塞塗怒則用兵至于流血漂杵皆生于一心而已小人之情惟喜多事不喜無事故不欲其君心之靜靜則小人無自而入矣上好貨利則小人言財利矣上好兵則又言征

伐矣上好治宮室則小人言土木矣上好察則小人言細事矣君心愈勞事愈不治日入于亂迷而不反此有為之弊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玫之于書不過曰咨四岳命九官擇人而任之恭已而已矣揚雄曰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今陛下承六聖之鴻業泰文母之成規所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以之垂拱而視天民之時也故臣敢以無為之說補聰明之萬一今或有勸

陛下以總攬權綱其説必曰天子不可以權委人陛下獨斷則權在于已任人則權在于人此乃大誤不可聽也臣竊以為陛下任人則權在于已獨斷則權在于人何其明也然古之聖王知一君之身不可以獨為天下也故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職而治外公侯伯子男千八百國分土而守之皆天子所與共為天下者也擇公卿之賢者以為一相一相總百官百官治百職又擇諸候之賢者以為二伯二伯帥九牧

九牧即諸侯天子恭已黜陟之而已矣尊者所治衆故不可不約卑者所治寡故不可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有體不可易也今之宰相古三公也今之執政古大卿也侍從臺省寺監古大夫士也天下一千二百縣縣有令三百州州有守古諸侯也十八路路有監司古牧伯也朝廷之政當委之公卿也郡縣之政當委之牧伯宰相者總公卿之議而決可否于天子監司者察郡縣之治決可否於朝廷

陛下執賞罰而臨之有功者賞有罪者刑賞一人則天下有功者無不喜罰一人則天下有罪者無不懼如此則天下仰之如日月雖在萬里之外如陛下臨之于上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乎宰相不可以代百官之職監司不可以代郡縣之治豈可天子而行宰相之事也哉故天子而行宰相之事是宰相為無用也宰相而代百官之職是百官為無用也陛下之職惟當擇宰相與執政之臣天下所欲用者用之所不欲用者不用之其用以

天下其不用以天下陛下何所私焉如此則其權豈不在陛下豈必躬親細務乃為權乎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能知人則明臣能任職則良此萬事所以治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言君行臣職則叢而脞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廢也天子任相而已矣宰相者擇人而已矣宰相之于庶官甄別邪正能否達之天子而進退之不可有所曲私也夫陛下擇宰相者也譬如天焉春夏為之長養秋

冬為之斂藏日月為之照臨風雨為之動潤天何為哉默運而已矣生成萬物其功皆歸于天故天道無為四時有為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臣所謂任已則權在人者賈誼有言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萃于羣下今朝廷之事莫不在陛下雖欲獨行一事獨用一人必不多于三省之所僉謀羣臣所薦舉也且陛下所自行者若不訪之于左右則必得之于小臣如使公卿大臣不可委信則左右小臣豈

皆可信乎若非可信之人不私其所愛則必排其所憎貨賂交結行于其間矣古者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言不出于人君之私也唐人有言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此言獨出于天子私意而不與有司議之者非敕鳳閣即中書鸞臺即門下也公卿之所僉謀羣臣之所薦舉其事固有是有非其人固有賢有不肖然皆有跡可見責有所歸若其不當則朝廷得以治之臺諫得以論之故不敢全為欺罔如使奸臣得以

密白外事而使陛下自以聖意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而怨謗歸于陛下豈得謂之權在陛下乎仁宗深知無為之要御臨天下四十二年大事付之大臣小事付之有司疑事咨之衆人寄耳目于臺諫故君不勞而天下自治臣每于邇英進對願陛下法則仁宗蓋以此也在昔帝堯之聖動必咨于四岳豈其智不足哉葢為君之道當以天下之耳目為聰明以天下之心志為思慮而不當自用也皇祐中諫官韓絳因對而言天子之柄不

可下移事當閤出廢斷仁宗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耳當是時仁宗在位三十餘年其操術常如此亦堯之用心也今祖宗法度無不詳審備具世歷六聖人情習安加以先太皇太后維持九年内外肅清陛下守之則甚易而必安易之則甚難而必危守之則至簡而必治易之則至繁而必亂惟無為以守之擇人而任之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也臣願陛下宫中

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內之法朝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外之政君臣守之無敢有所變更則可以牽天下而循法度矣若天子自壞法亂紀則何以禁羣下之不循法度者乎夫錙銖而積之至兩必重毫釐而累之至寸必差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成王作小毖之詩以求助于羣臣言小事之不可不慎也惟陛下毋忽于細微謹守法度以塞亂政之源則天下幸甚臣受恩之深職在近侍以經術輔聖德思慮所及有

可以裨益者不敢不竭盡拳拳之誠貪進小忠故不避煩瀆天聽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右元祐太史内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惇夫奏議帖真蹟二卷其書皆當時副墨忠鯁之氣磅礴宇宙道義之藴昭明日星卓哉偉乎王魏以遝世未嘗復覩斯人也珂舊從太府丞范君擇能游實公之孫笈中多公手澤以其世家寶藏不敢有請每與客誦言之嘉定甲申歲八月山陰行德老過予于京

江東中適藏是帖遂舉以見畀書率用赫蹏具草且
多廢楮又有以見前輩質儉清素之實使尚德者有
考焉

贊曰思魏徵之棠不如列疎屏之十漸愛衛公之栢
不如存丹扆之五箴諫說豈謄口格君當以心想引
筆而行墨方危冠而正襟追古事以比迹見忠臣之
慮深是雖不足契當時之感悟不猶可以鏡方來之
倿壬此左氏所以憤乾谿之痛而三歎于祈招之德

音

寳眞齋法書賛卷十六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七

宋 岳珂 撰

宋名人真蹟

張文潛九華帖

行書六行 尾批六行

耒再拜近得二哥書四丈在九華無恙也吾丈新復舊諸吏將護耒賤軀自閒居來極安泰不煩念也二卒借留甚得氣力悚荷悚荷耒再拜

宛丘有幹委因信幸諭柴覲侍行幸為呼名門中各計

安佳家婦同伸問

右元祐右史張公耒字文潛九華帖真蹟一卷公文

名在天下久矣而帖則未多見也文筆之相須或者

於師承有攷焉是帖本先君家藏

贊曰結字小而密氣放以逸措意婉而妍神閑以全

公固不以書名蓋無一而非天然則汪洋澹泊一倡

三歎攷之東坡先生之言蓋不特公之文為然也

秦少游書簡帖

五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行第三第四帖各七行第五帖六行

觀再啟自公之西終日閉關而已郡中比來多事雀符鴟張未就擒滅仲謨亦出督捕煎熬尤甚也怱怱無聊未有脫去之期為之奈何美授畢想行李即歸竚文卑音慰此引繫也觀再拜

宅上甚安令令人去取得齋郎書信附上乞檢之觀再拜

觀頓首啟觀雖已罷免然所承者公坐耳不煩深念也兼已破省符令在外聽候指揮吏議才畢便還淮南侍報然親老高年時氣向熱須官舟以濟輒欲從使府射一舟到高郵幸望開允未欲寄公狀去且乞准備留下幸甚幸甚當此時非公誰憐我者觀再拜上

元明侍講移守姑孰不知便赴上否家叔得闕漕約四月赴任今已愆期不知何也杭州報除省郎然不見告詞此中都不報恐是妄傳或得其詳幸望批數字見報

此中如井底無從知也紀常今在何處永州得信否觀

再拜

觀頓首方此炎暑小舟溪行盡室如在甑中老母多病

尤以為苦至郡下欲歇一兩日敢告㪟借船一隻幸望指

揮豫備為賜大矣臼直亦乞差借數人觀再拜

觀頓首昨日獲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

佳勝文字已領稍閒參候不宣觀再拜方叔賢友閣下

右元祐祕書正字淮海秦公觀字少游書簡帖五幅

真蹟一卷蘇門四君子公名在伯仲間山谷以字法著而下是則無攷也今觀是帖清勁古雅重之文采豈不足以傳歟繫以三印蓋流傳好事家用以識眷者前一帖得之高郵士人臧珊次二帖得之吳門王汝周不復繫以時

贊曰昔江淹夢五色筆而不以能書稱天昌其文字偕以行如公辭章淹豈能京既已禪長公之文蘇奚必夸大今之墨精託數賢之賦心尚遺蹟之可憑然

則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予方將借荆國之書以為

此帖之評

李端叔命駕神仙二帖 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五行

之儀特蒙命駕相期此特出於風義周旋視古人一時美趣為不難到則剡谿放戴不獨前日之勝可紀也欽企欽企家山自是天下佳處永嘉之後人物典刑多萃於此曲直是非雖未能一貫要之陳迹班班可采不妨挨茲空曠相與攜攜指顧笑語相接亦不惡特未果接

武後塵徒有愧羨之儀再拜

魯直五月已到南宜傳得詩闋如神仙中語而悽惻感人一颯詠之為之出涕彼已與世齟齬惟幸其不死多作得好言語使知好膾炙相資其他非可念者之儀

右元祐樞密院編修官李公之儀字端叔命駕神仙二帖真蹟一卷公蓋姑孰人龍山学亭之下有遺蹟為嘗代范忠宣作遺表辨宗廟之誣名動天壤遂入黨籍淳熙已酉歲珂侍先君趨召行在所舟過采石

有遺孫某以謁入告不自振先君一見惻然哀之輟齋糧數斛僎鏹幣賙為其孫喜曰歲儉且死今無以報獨遺帖兩紙在願以歸文府先君卻不取則又曰留此亦將為他人有不如持以散售又捐數十千與之感泣而去予時髫齔撰杖屨蛾猜亭上見先君與客廬陵張子禮彥和筠陽李之任商老古桂耿良翰周臣及二道士展讀一再過思之宛然在目嗚呼今三十有六年矣其孫歲久忘其名

贊曰姑溪之水清且漪青山之源衍而汰鍾此竒士亦一焉快風義磅礴筆鋒嶮怪蓋已具書體之五雲不但得發遣之三昧

范資政早饌帖 楷書六行

百禄啟近疎瞻奉霜秋福履休裕晦日輒具早饌以邀從者幸冀淩晨迂訪不宣百禄頓首承之金部

右元祐中書侍郎資政學士范公百禄字子功早饌帖真蹟一卷蜀公家法之懿世載厥忠熏芝染蘭以

鍾馨德公其近者也帖得之蜀士張箋家先君手題

云淳熙丙午歲五月

贊曰元祐多世臣公之德由忠文岷有阜江有源傳

是帖存名門

元祐八詩帖 序楷書大字三十一行前三詩並楷書第一第二詩各十五行第三詩十四行第四詩隸書十五行後四詩並行書第五詩十二行第六詩十七行第七詩十五行第八詩十四行東坡書 簡行書八行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會於信安西園餞中濟帥慶

分韻賦詩仲至元字中濟戎字明叟十字孝錫秉字器資以字子瞻先字穆父啟字𡩋叟行字皆五言十韻

工部侍郎王公仲至

李送中濟經略侍郎赴鎮慶州得元字欽臣上

遠馭寡上策羈縻有前言平生西戎論感慨江應元家世近三河游歷多塞垣誰言一方靣十載滯上恩前日詔書下旌麾方及門部曲已稍集始知旗鼓尊邊書尚羽急戍卒仍雲屯東山舊部落自昔為牆藩銛鋒固可

用內實須禾數胷中自有策肯為淺見論

前户部侍郎環慶經略安撫使范公中濟子奇

承諸公酌别西郊分韻得戎字

西戎未解嚴置帥濫及蒙自揣非長才自使制羌戎仰賴廟堂算庶幾或成功此行春已晚柳絲華正紅聯轡向名園四筵皆鉅公高韻薄虹霓笑談生清風顧予實何似有媿參其中遽然千里别不辭一樽空浮雲聚與散臨岐西復東無以報禮意舉目攀飛鴻

兵部侍郎王公明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分韻得十字覲上

承平萬事康干戈百年戢蠢哉彼西戎乃敢侮邊邑慶陽用武地戰士一當十指縱惟其人破竹在呼吸堂堂高平君謀帥公論及擁麾當一面意氣動百執聖時務懷柔閫寄貴安輯賀蘭黄口兒爲用長纓縶方當仁草木況忍尚首級佇見貢琛人還從玉關入

刑部侍郎杜公孝錫

送中澬侍郎帥慶得乘字純上

羌馬軼河西詔下純貢聘自是封疆臣都俞命彌敬莫如小司徒欽哉往臨慶貔貅十萬人大半爵公乘恩將懷其心威足縶其頸收無南向塵指揮罔不定邊氓歌夜耕更續公劉政今日燕西園愧接儒林賦陽關斷誰腸笑把金鍾聽家世本詩書無勞霍去病

吏部尚書彭公器資

汝礪得以字

池水日夜流日行無停軌人生長道路擾擾還如此莫辭飲我酒酒盡君且起贈君雙寶劍有言憖近俚聖仁之於物愛視獨一子顧復愁不至不知分能爾誰玆較尋尺竟莫知所以夷外當反内表傷須及裏邊陲今無事自可緩帶理願君宏遠業赫赫光祖禰

禮部尚書蘇公子瞻

軾從諸公飲餞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鬬穴中一勝亦偶然謀

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眞多賢仁風
被草木緑浪揺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虚弦我家天
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
盞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户部尚書錢公穆父

分韻奉送中濟侍郎出帥環慶得啟字會稽錢勰

除戎問邊鎻謀帥繫國體遴簡出絲緡光華建旌棨威
謀重兼濟垢玩當一洗游刃無全牛豈復論肯綮勇猛

不為邊九伐秉周禮行期凱歌還宸廷聊聚米遊從惜睽離合醵置甘醴靈囿鬱敷腴天潢湛清泚偕賦蹥前修銀鈎閟方底從予輕若飛吾方慙七啟

吏部侍郎范公㚇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行字純禮上

為國雖以德禦戎難去兵夏人久犯順邊氓常廢耕遣帥揚我武謀帥直非輕輟自金穀寄倚以關塞行壯懐吞狷狂沈機足經營新傷乃民力未振亦軍聲旣膺閫

外寄當思千里清吾家世此官所得番漢情未嘗任殺戮接以信與誠方畧固多在惟公守其成

軾啟數日不接奉渴仰殊深承旦夕進發治裝勞矣台候何似拙詩納上備數而已愧悚之至留別之作敢請一本即詣違次不宣軾再拜中濟侍郎經畧公閣下

先大父自地官貳卿出帥慶陽同省諸鉅公飲餞西城分韻詩賦蓋一時盛事歳律遄邁垂四十年遭時艱難慮或遺墜特命工刊石以傳好事君子紹興元年八月

既望孫宣教郎權通判桂州軍州事范伯思謹識行書九行

右元祐朝賢送行八詩帖真蹟一卷紀行之歲月書事之本末分韻之姓氏官爵皆見於首帖不復申叙卷末有東坡手簡范氏繫跋紹定戊子四月得之霅上

贊曰口此戊口之元凱承休服案此下原缺十字其師干有方案此下原缺七字之在旌纛兜口園池口口樽俎從容之間已足以折遐衝于窮塞彼以俊稱者徒虛名之慕

以仙歌者惟酣適之快要皆不足以望玆游之塵而同

此詩之派也

錢文肅家書三帖 三帖並行書第一帖七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九行

相别後只得揚州一書及汴上人來又一書外近見内

藏庫納小綾會認方知弟已到京不知在甚處任差遣

有何次第遞中千萬早附一字來忙中大暑為十二郎

令夕成結遞中且此為問 押

如期至遏惟紗幱宜促為之餘雖未集亦不必備也柴

郎日來假升用之類宜不可緩也氈骨一體透背紅絹各一匹可為八娘作一襦此與念三者同也希收餘有所須言來 押

白七弟二十六日

幷畫孔雀屏風已了亦希來取之透背止可三幅甚有餘雜用也累日逋逃不歸喜已到家來日兄上殿請早來同早餐也王和甫已相見否六舅無恙耶户部問江東西就不就牒適已見來必已收得也值夜相問草草

四兄白七弟

戸部帖司蘇潭自攜去收得耒

右紹聖翰林學士侍讀錢文肅公勰字穆父家書三帖真蹟一卷錢氏以忠孝承家世有聞人穆父其一也以文學進名在國史帖字肅散朴雅不類近時書豈學有根柢然耶寶慶己酉五月予壻陳天澤得之中都好事家以見歸

贊曰代言無謟辭居約見素守元無刀劈口乃若神運肘立身本孤直落筆已耐久家聲到於今此帖儻不

杇

錢穆父赴越詩帖 行書五行 尾記三行

鑑湖清泚對胥山兩地相望一水間共佩天涯太守印猶聯丹陛侍臣班君方匄傳才何愧我比微之思苦慳莫把舊詩猶見誽繁雄未必勝清閑 樂天寄微之詩云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唐盡不如

赴越書呈杭州熊侍郎

右錢穆父赴越詩帖真蹟一卷按國史熊本自吏部

侍郎補外由洪徙杭公此詩豈其時也嘉定甲申歲

予壻陳天澤得此帖於中都以歸於我

贊曰公之與熊同治杭越時皆待制龍圖閣此詩所

謂聯班丹陛者耶公以繫囚他所熊以八洞失謀皆

以黜居郡此又詩所謂同在天涯者耶承平士夫以

東南為遷謫之區而今爲駐六龍之輿此先王所以

許先帝以馳驅身之不圖汎掃上都必欲以正宅中

圖大之居也

林文節定力帖 行書十一行

希啟比者造門及蒙臨屈皆不獲面奉豈勝瞻仰新冬

伏惟 案此下原缺十二字 家在定力院有合破散從官多不來者

望仲至為指揮根究庶其有憚不敢頻詣府中何時可

一見乎奉啟忽忽不宣希再拜

右紹聖同知樞密院林文節公希字子中定力帖真

蹟一卷書以粉牋字畫半已脫落筆法與所著日記

同出一手意態清雅宛有法書家風度米元暉跋賚

晉摹帖謂公為好古博雅筆力進退繫於識以是帖覘之可想其不誣也帖中稱仲至蓋是王欽臣知開封時亦紹聖間云紹定戊子四月得之姑蘇

贊曰公以好古兼博識固宜著聲於翰墨予觀此帖實在京師之定力是時蓋初掃元祐之迹使其不為三子之累則後日之筆當不至於輕擲也

林文節參候帖 行書二行

希謹參候平甫學士

右林文節公參候帖真蹟一卷寶真所藏帖前輩手剌惟公與劉忠肅而二此帖亦先君之故藏者

贊曰平甫之與荆公蓋當同而異而公則當異而同者也當剌謁之相從以朋友之切磋極兄弟之友恭使合同異之見而惟是之歸予知其必有以助善政於熙豐也

林文節贈賈收詩槀二詩帖 行書六行

吳興贈賈收二絶句

樂天遺句滿吳門謝朓窻中列岫存試問白蘋洲上客
詩人賈島有曾孫
歲中謾説易三麾風月何嘗有別離盡是昔賢吟醉地
惜哉此老不能詩又云可憐醒老不能詩
右林文節贈賈收詩二詩帖真蹟一卷公文章翰
墨表表符祐閒固時宰所倚以鼓動四方者詩筆餘
事也紹定戊子四月初得公帖繼閒尚多遺墨可以
攷證中原之文獻者再從訪之於是此帖與昭靜祭

文等陸續俱來按國史元祐初公自中書舍人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此詩所謂歲中易三麾者蓋自蘇而宣而湖云

贊曰歐稱醉翁公稱醒老尚論平生豈以詩攷慶歷之滁元祐之湖醒歟醉歟醉歟醒歟

林文節昭靜祭文帖 行書九行

勅祭沈貴妃文 秘閣牒撰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

皇帝遣太常丞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陳侗祭於故

昭靜貴妃沈氏祥符之初慎選女德維勲維賢進輔宸

掖孰非良家莫如相門彼德之茂有儀溫溫内政是毗

婦道克化刑於公宫以教天下七十考終既厚厥報上

感兩宫素服是悼彤管之傳則無已時厥翟載途象物

孔悲祖奠國門靈其格思尚饗

右林文節昭靜貴妃祭文帖真蹟一卷公仕神祖廟

知太常禮院是帖蓋當時所撰者帖中惟行書與公

他帖毫髮無異而小楷則端嚴靜壯如出兩手或正或奇不踰槼則如公之於書亦可謂能矣帖與二詩同得於一時先朝典禮尚或於此有攷云

贊曰昔祥符議立后趙文定以沈才人系出相門宜配宸極王文穆乃以文定受知沈恭惠思報其德譽為長者事遂中格今覩昭靜之壽考四朝亦可占名相之相澤矣祖宗盛時禮別宮掖哀榮之規具在詔策如移牒於祕閣與具橐於禮職惟此幅紙巋然足

以想承平之品式如公筆跡兼備楷則使非有行書
數字以為並則亦終疑而莫釋也
林文節元祐日記帖 行書三十六行 前後各闕文
晩與開育詣右相則閽者遠已見拒云今日不見客深
疑其有謂也與二君至寶勝火氣滿面寺居既廹狹帷
帳亦蕭索惟鄧陸及余三人者至又訪鄧陸而歸手謙
得告鄧方據几揮筆如屬橐者是夕鏁院庚辰垂箔崇
政朔班起居畢移班常起居文德呂左丞押麻綮撥以

本官罷為觀文大學士判陳州不遷官不加食邑司馬門下遷

左僕射宣制畢微雨閤巷翕然云司馬雨邦直云典午當萬持國代

已恐除作門侍降詔論右轍以異省無擾辛巳惠卿揚州景溫寶直太原唐垌濠州陳師錫無為偉貴翔

太平觀熱舒范二丞入晚同開育見新相司馬公頂光帽

而坐氣潔清而瑩精神康安云足腫瘡面大如手掌黃

水出未止足弱無力未知何時可出更開新命戊子昭

憲淑德忌西閣東門慰退景靈行香當設食訪杜訢孔

宗翰鄭穆劉卯臥內云兩腳脫去兩皮襪臥而言皆名

理之談也己丑閒於進邸追取蔣之奇古内批夜大風雨庚寅中伏早出西城凝真觀同次中別舜卿於長慶長慶揚太后父母墳寺也初斷地得黿蛇因於寺東建小觀設真武像今俗以寺為黿兒寺觀為黑殺觀觀後以水移在寺西南隅隔一垣爾季謙解舟辛卯六參潞公乞面退至都堂晚見厚卿壬辰天貺節假晚晤掛子敦劉兗州業祖洽等癸巳批問王存因何除樞密直學士璪甚撓引惠卿向除大資政以服未受後再除為對甲午垂

箚潞公司馬公呂公皆門謝封贈及加俸潞公初特班
升殿同奏事奏事少頃三省樞密先下潞公獨留身出
一劉子奏對

右林文節元祐日記帖真蹟一卷元祐之際盛矣公
道肆啟羣賢彙征肖翹翾蠕熏和茹粹以濟登於太
平震古盪今前無唐虞攷之一卷之書藹然德馨尚
可挹也帖以蠒紙後有鄧文約中丞簡尺字甚楷正
不類其為人紹定之元五月得之蘇門士人王之德

贊曰漢大中大夫東方曼倩之對孝武曰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序譬如以周召為丞相仲尼居御史府畢公高備拾遺遽伯玉為太傅博士則以顔閔執金吾以季路衛尉以卞嚴子光禄以仲山甫郡守以子産詹事以孔父史魚司直申伯為御下至旄頭式侯亦羿萬之伍則唐虞之隆成康之際陳功比德自無以喻武帝為之大笑蓋甚言其難遇也今視元祐之時彼固何足慕哉羣賢拔茅大聚脫距如

確如惠必斥必去師保萬民維溫維潞大老旣歸百揆時序師表以韓押麻以呂班廷謝門紛鵷振鷺守正如王博聞如顧錢劉曾孔瀚雲烝霧其未登於錄者又不可一二數宣制正衙天人交助翕然閭巷曰司馬而公蓋異時攘臂於代言之間而染指於同省之略顧猶有是語則是非之公蓋未嘗不具也然則插齒吐吻擢項結股委蛇其跡偊旅其步雖辯知闊達溢於文辭而詆訾者猶皆不之與後之君子其必

知所去取矣幅紙之得正邪以寓式閭厥衷逸史是

補

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 行書十六行 前後各闕文

等搆陷乞置獄例興獄朴助云頻頻興獄不是好事陛下且與含容今若再勘即是以斷張商英俱為不當上云羣小結搆傾陷宰相不是好事自與張商英事不干涉宣云臣從初便奏開封獄事不為無意章某既有所陳莫須與他明辨上曰差何人勘得宣即探上意云常

安民如何上搖頭曰不可宣曰莫是此人不平穩否上曰然宣曰案此篇凡稱宣者指曾布蓋因布字子宣稱朴者指韓忠彥猶曾布曰縣稱章惇為楚李清臣為齊也孫諤如何上曰諤得莫又道是章某所引薦人否宣曰諤乃衆人共稱之非獨章某也上以為然又云見說全是吏人鄭保者為之字鄭保李燾長編作鄭寶蓋鄭本賤吏當時隨手記載不復詳攷也是夜批出與路昌衡同勘閣子內同坐相云適來上前諤所奏皆有實跡王詛李祉莫要付獄推究盡有來歷安李默然安徐曰相公有許多機智又要與獄

真有鄉風也
謂福建子 答云某雖是建人云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真蹟一卷首尾糜爛僅存一幅盖記施珣獄事按李氏續通鑑長編紹聖二年八月癸未宰臣章惇奏臣嚮聞開封府司勘盖漸公事戸曹施珣初言干涉臣子弟緣臣舊嘗薦舉欲乞廻避蒹士曹王謹術嘗與人言府官本意欲從盖漸及僧本召求張商英之罪復從此數人推及臣與蔡京又司録陳厚亦言蔡京受漸錢百千并言事連貴

要近臣不可不治乃至稱説王震親得聖語傳言吏人鄜寳使人窮究物論騰播駭於衆聞今來蓋漸等案內並不見有上件事節未曉所以若臣之子弟果於漸事有所干預則法自貴者始所當先治豈以臣故為之隱諱撓法審或無之未委施珣何故輒欲廻避恐出於陳厚等陳厚初時脅致囚語有中傷臣之心臣備位宰臣而為羣小結架如此若不根治恐小人陰相交通愈肆姦險傾摇國事無所不至欲望特

賜選官依公盡理根究施行御批可差路昌衡同孫
諤置司根治尋又批應干連人特不以赦原仍令路
昌衡等依公盡理根究不得滅裂先是開封鞫蓋漸
假貸行賂事事連主管府司檢校庫王厚并及宰相
章惇厚者韶子也訴於惇云府司録陳厚承王震意
鞫獄不實故惇亟自列乞別推上以諭布等忠彦曰
如此即須并張商英重勘商英已貶恐不可更行上
曰惇但為衆人因商英事譖害已無預商英事布曰

此事虛實曲直自繫惇舉措朝廷為之别推亦不妨
然又湏起獄上曰起獄固非好事然惇既有文字殆
不可已此事虛實却在王厚忠彦曰數起獄不便布
曰此事更在聖意裁處忠彦亦云然翼日上又諭忠
彦等惇堅乞别推而安燾以為無此例忠彦曰别推
即前日責商英及陛下從初行蓋漸事都非是上曰
不為此惇言燾等架造事欲傾己布曰如此則事體
愈大燾何可沮止上曰不治此但治其下耳惇云吏

鄭寶者具知本末但治寶則其他情實皆可見王厚所指證佐甚多如王謹術施珣陸長倩及一同監檢校庫宋侍禁者俱是兼所聞皆陳厚之語又云陳厚言連元台及其子弟以此珣言欲迴避蓋慱曾舉薦珣又云蔡京亦受百千忠彥曰此等事案中有否上曰只為陳厚言罷人有此語卻不曾取狀後來案中亦無忠彥曰如此起獄乃只是理會閑言語若且隱忍寢罷甚善上曰羣小交結中傷宰臣不是好事兼

惇有劉子豈可已布曰臣向曾申請以為小人在下架造事端動揺執政不可滋長兼王震於此事不得謂之無心百姓理索債負若非人有導之其語言豈敢便及宰相兼震親詣府司臨問自來府尹未嘗如此所以驚駭衆聽今日陛下為之推治亦不妨但恐獄官難得人上曰只為難得人布曰必得於彼此不觀望向背者乃可上曰安得如此可信者因徧問從官曰許將如何布與忠彦曰前執政差難上曰蔡京

又妨礙黄履如何又曰蔣之竒孫覽亦不可豈稷乃

𭔃門人王古又不可忠彦曰虞策近勘公事上又恐

與前勘妨礙布曰臺諫官可差否常安民如何上揺

首布曰不平穩否上曰然布曰郭知章或可使上曰

謬人於是命昌衡及諤後七日忠彦等再對忠彦奏

曰尚書省關到昌衡奏獄事事體已不小又聞昌衡

獨詣都堂稟旨上曰無他上殿自為衛尉事耳忠彦

默然布曰陛下選差昌衡副以諤可謂得人矣上曰

然陳厚繼亦訟王厚詔送御史臺常令常安民勿預
蓋惇疑安民黨焘已謀逐之御史臺訖不受陳厚獄
惇等每相與爭辯於上前上意頗右惇惇嘗有劄子
自論李清臣寢之已而上批令行出及究治所乞追
攝官員中書吏匿不呈惇惇詰之乃曰門下侍郎令
檢條門下侍郎謂焘也他日惇謂布曰惇在此何敢
如是遂以白上上對忠彥及布言之且曰文字安可
不呈宰相布退即語惇惇方與清臣相詈也大抵清

臣及燾皆惡惇欲去之忠彦亦素與惇異布獨助惇
云安民尋罷御史震等皆作附會欺罔降黜燾遂去
位予考此帖所書略同而其間如安燾等語則無之
蓋長編以曾布日録為正不復見他書也還考公之
升右府在四年閏月壬寅是時尚未登政地閤子内
同坐殆非公目繫似是紀他人所傳者然是年東府
則章惇左僕射安燾門下侍郎李清臣中書侍郎鄭
雍尚書左丞西府則韓忠彦知樞密院曾布同知院

共政者只此六人耳今帖中謂惇為相忠彦為朴布為宣安李各以姓著而獨無雍名雍至十月甲子始罷是殆雍所記而公從而筆之者南渡前記錄多矣史氏網羅獨於雍未聞而今見諸此孰謂殘編斷簡無補於史之闕文耶帖之得與元祐日記同時

贊曰史本乎公不厭於複重觀紹聖以來之記述初無及於鄭雍非親札之具存雖欲攷之而就從如王誼李祉之實迹偏攷史録皆無顀乎此案之中鄜保

姓名亦各不同至於韓忠彦力諫興獄直乞陛下且與含容安燾面折章惇以為鄉風此皆繫其人之大節而金匱之汗青皆泯泯於二人之忠凡此帖紙之所具以同時附會白帖子之人猶能秉直以寫其衷抑可以見人心之是非本無所蔽蒙也然於此時凡六人者皆有所抗論猶雍首尾喋然若不預者佩玉端委接武夔龍又何其絶無一言之獻賛廣於四聰耶迎合於始循默於終而乞不免於黨籍之歸此柱

道事人之所以不勝於直躬也

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 行書十六行前後各闕文

崇政文德呈利珣申八月二日巳杏子河破土二十七日連夜出甲倉猝便行王愍等不預知亦不敢申稟上以星變多由邊事深患惠卿此舉衆皆以為非恐且以破土示有興築之名誘致賊兵未必便興築上曰更遣戒約因諭邊兵且休妄動如杏子河未進築有何闕事布遂言鍾傅又有卓囉之舉尤為未便陸行則無水草

相云有草而無水

水則黃河不通舟旋令釘樁橛挽舟而上運至軍儲及板築之具平夏趙鎮戎四十里而用卓七千日夜般運水行勞費艱難百倍於此斫龍又是青唐之地青唐未免有疑臣未見其可俟賊兵不犯湟原且令共謀南牟會通湟原之路即此數路相應邊事有涯自元豐三年至今十有七年經營邊事未有如今日之形勢令鄜延輕於進築鐘傳又謀卓囉一有敗事前功頓棄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真蹟一卷杏子河事在紹聖四年本末詳悉具戰國史泰陵之仁聖畏天其足以對越而無媿矣此帖出於當時者也又與前帖同得顧不可因是以表聖德耶國史書破土以九月二日城圍一千七百餘步得工十二萬有竒十二日而成是月二十二日賜名平戎寨而此帖則以為八月殆筆悮云

贊曰進築之策是古兵法之所未有而始於本朝予

意其欲毀齒而兒不知所以為是漸取而漸摇曾不
虞乎兵分力疲反足以啟戎心之矯方聖主之側身
凜天變之未消章吕合謀惟敵之挑豈知夫璿璣七
政之必齊而舞干兩階之自足以格有苗哉我鼓其
鼙我弓其弨此帖之存聖心是昭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八

宋　岳珂　撰

宋名人真蹟

李伯時醉卧圖詩帖 行書四行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卧在石間

萬古無人知此意

右紹聖御史臺檢法官李公公麟字伯時醉卧圖詩

帖真蹟一卷圖陳于前益神筆也有墨戲一印極大
又一印曰神品上上而下著藏書家一印焉寳慶乙
酉十月得之京口
贊曰猗龍眠本書仙工而妍畫亦然醉之趣醒不傳
題此詩比逃禪

文周翰盛暑帖 行書十行 尾批一行

及啟前日承垂訪冗迫未遑再詣攀仰攀仰辱教欣承
盛暑動止萬福以往故相府奠酹不即奉謝至悚至悚

給假指揮旦夕必下來日當為督之奉納次哲人云亡同深殄瘁之歎況出陶冶均增哀疚也朝夕奉見區區面叙不宣及再拜居易少卿兄

令妹起居朝夕歸拜見也

右紹聖集賢殿修撰文公及甫字周翰盛暑帖真蹟一卷喬木世臣鼎彝遺烈固已具是惜也其不稱也帖中所述蓋王文恭珪薨以元豐八載之五月時宣仁御朝避魯王諱止稱及云

贊曰同文之獄諸賢非一族殄瘁之悲獨及于禹玉

豈一人之言自為之反覆傷哉利禄

鄒忠公同安帖行書四行尾批一行

親家太夫人伏想萬福令弟以次奉侍同安浩上

三妹不別啟老母致意家人同此

右建中靖國吏部侍郎鄒忠公浩上字志完同安帖

真蹟一卷嘉定甲申予攝維揚郡有公之孫自毗陵

來訟于府攜公綸告手澤來直于有司因是得據案

拭目字勁以端迹清而厲意公之心與筆法脗合是歳十月有靳君雩者攜他帖數十售于京口皆予篋中已具獨得公一紙以備其闕

贊曰公書法本于薛少保稷建中天子嘗以是御奎畫矣公于初政實濡諫墨而迄不遇合以儐于讒慝徒使肇京輩得以投時好而襲其迹是抵掌可以肖叔敖之貌而正心豈能得公權之筆此忠義之士所憤薫蕕之雜糅而繼之以憤激也

曾文昭時寒帖 行數原闕

肇頓首再拜宫使大觀文相公台坐時寒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久違門下向苦道里之遠無繇望見今茲相望數舍而官守拘制又未獲造前嚮往下風不忘旦暮更祈順令頤養以副人望謹奉手啟不宣肇頓首再拜宫使大觀文相公台坐

右建中靖國翰林學士侍讀曾文昭公肇字子開時寒帖真蹟一卷四曾名震天下然德與位稱嶢然獨

全莫公若者是帖蓋當時與故相去位者相往來意其在爲守時所以有官守拘制之語然公嘗歷陳潁宋昇瀛徐滁泰海并揚定和岳凡十四部壤地既莫可攷亦莫知其指誰也嘉定巳巳歲十二月過雙鍾得之公諸孫邑丞宋父

贊曰祖孫百年兄弟一世歸乎其全抑有公議遺墨散軼得自名商人其監茲豈必名位

朱君貺乞舟榮翰寢餗三帖 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行第三

帖五行

紱悚息輒再叩覆誠出迫切不覺言之喋喋也所乞一舟若俟歸船使司方行差撥竊慮稽緩恐不可待奈何前月提倉查公差一舟與蘇州持服楊承議夙見艤岸下楊君尚未終三祥閒至七八月間方服闋入京紱今所乘舟到得揚潤間足矣不議暫就查公輟那一徃卻即遣還可否紱于查公不甚熟無因而至又似徃圖然亦計迫遽爾浼聽殊自恧也紱悚息

紱叩首拜覆紱比當上狀仰瀆嚴視滅裂僭易方懼獲
譴迺蒙屈賜榮翰勤款累幅若侍誨座秖佩謙眷銘刻
敢忘匆遽具書復不及悉仰惟寬度曲以情諒紱叩首
拜覆
紱再拜上得比日不審寢餗何如紱憂患餘生哀慕如
昔日月之速旦暮即吉尚阻叙訴臨紙不勝殞咽之深
紱再拜上覆
右建中靖國給事中朱公紱字君貺乞舟榮翰寢餗

三帖真蹟一卷黨論再起公首預名籍中雖以攀鱗之舊猶不得貫也紹興之旌褒有以也哉帖亦先君舊藏不識歲月

贊曰殿門之刻未毀于彗星彼朱諤者猶不願與公同名孰知夫百年之餘忠邪之聲跡反頓異于沈升植與分朋送什迭興殆不啻高岸之為谷深谷之為陵然而利不與義羣勢不與理爭帖藏予家覽者目明所謂片牘幅楮藏之為榮亦何算乎瑣瑣者之羞

為慕藺之稱也

晁无咎金山詩帖 行書七行

倍口中叔父發運右司口口山次韻高唱口中補之再

拜

口身無用還山計可成煙霞興饜世江海口高情幸

阮咸集恐慙疏受聲清詩逢口口未覺負平生

右建中靖國太史禮部郎中晁公補之字无咎金山

詩帖真蹟一卷予在潤十年紫金之游屢矣覽唐人

之遺蹟以及于本朝雲濤月波豪思傑語慨然在目
口口公詩什獨未前知嘉定甲申六月口口淮海歸
小憩吞海而駛足適自口口所託訪求之士友以尺
函至口口數帖皆凡品惟有此詩東塗西口口淳秀
隱然有蘇門四君子口口語殆是自瑞錦窠出後所
作竄口口皆彷彿可攷云
贊曰我登吞海而帖適至事雖偶然不啻有意彼江
山者秀無古今卯壑市朝則二其必阿大中郎煌煌

虎節金閨卷懷亦既殊轍同此登覽而趣不同雲霄

並翔翬翟宴鴻矢詞胸襟浩蕩萬里比興所存二疏

是企清詩勝景何地無之不縶不維景則我隨征塵

障天我亦倦翼適墨未渝徵躬奚息南零之波上泝

于湓詩其警予以諗候門

陳忠肅書簡帖七帖並行書第一第五帖各八行第二帖五行第三第四帖各四行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十三行內第六第七帖尾批各二行

璀啟渴聞誨益辱訪乃不獲見馳向可知春寒不審起

居如何謹啟畧道下意餘遲面盡不宣璀再拜天成祕校賢友

璀辱問甚勤豈勝慰荷看經次修答草草幸恕令嗣洎令姪朝夕榜出可賀也璀又上

前日承訪及更得簡示併以為荷令嗣貢元安勝璀再上

羊毛筆果愈于彼否欲得一管試寫經也璀上

承老濟明書自可付毘陵還僕不必託少明也樂成屈

顧正彥極見勤厚不敢使迎見必察此意適已令往拜

辱如見更煩道意瓘上

承上晚幸見過蕭理等至得來書審侍奉進學安勝良

慰遠懷方寇就擒閩中想亦寧靜十二郎要歸令遣里

慶等取之兵寇之餘道路不能無梗令與老人熟議然

後可動山陽去此不遠但得有水開閘便可離南康矣

諸意與他書可以互見不更及閏月晦瓘啟

十七妹太君　八一甥知與二兄講學不輟安居罕出

積念必優想見永嘉黙喜

得書嘉與諸甥安樂七四罷任亦是小事他前程遠大

勿以此動念也知汝心憒或吐此是脾虚只服理中丸

及厚朴湯之類勿服涼藥戒之戒之嫂嫂卻未成遷居

相去既遠亦難為管勾彼中也八十一郎得書寫字謹

楷讀書為人必長進也

十九郎十二郎各謝姑姑問及汝婆安健

右建中靖國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了齋先生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書簡帖七幅真蹟一卷嘉定丁丑歲十月珂自大農丞假守喜興先生子孫蓋居是邦人知拜暇日頗訪求藏帖以見尊賢尚德之意而邦人知寶敬絶無遺墨流落至巳卯春蒙恩召還郎舍始得數帖于市鬻家其餘則前後萃拾偶雜寘書簏歲月已軼不復可追記

贊曰士有直躬夷險靡易事君以堯距詖如墨筆力勁挺德聲貽植不倚不流是謂心畫

陳忠肅通鑑帖十五册之一 並行書今按光武明帝二紀共九板凡二十二行繫贊餘文多不錄

昭陽協洽更始元年

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必之不私諸卿也

拔邯戰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馮異謙退不伐

耿弇請歸上谷益兵乃貳更始

鄧禹薦恂守河内

建武元年蜀郡公孫述即帝位號成帝

蕭王即皇帝位于鄗南

光武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臣光曰宜其光復舊物

享國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班彪馬援之徒歸隗囂

馮勤典諸侯封事至郎不厭服

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鮑永謂馮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有挑其鄰人之妻者長者罵而少者報之至夫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懇以其衆幸富貴故為罷之

宋弘責桓譚琴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賈復寇恂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殺歆帝問愔所親信為誰曰護軍黄防曰縛馮歆者必黄防也又乏糧食數戰不利歸附者日益

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制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率偕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壁壘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縣郡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皆降臣光曰昔

周人頌武王之詩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者用此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召鄧禹還曰慎無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建武三年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向宜陽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

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汝以不死耳祭遵擒

張豐于涿郡

隗囂使馬援親述還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

至洛陽帝岸幘坐迎笑曰至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至帝王自有真也囂問何如高帝曰不如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

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耳

蒼頭子密斬彭寵降祭遵帝封子密為不義侯權德輿

曰云云

鬒不用彪言彪避地河西為融畫策使專意事漢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耿弇平齊地張步弇為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鬒不用申屠剛言遊士長者稍稍去之王元說鬒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嶺南華風始于二守交阯錫光九真任延

太原周黨會稽嚴光至京師黨伏而不謁博士范升言

私竊虚名夸上求高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上曰且當置此兩子于度外耳 賈述

詔田租三十税一如舊制

七年述立囂為朔寧王

三月晦日有食之詔上封事及上書不得言聖鄭興言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 至 功臣用則人位繆矣 至 先時而合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江馮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 司空掾陳元云云

上親征罷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鞅帝不從問馬援援聚米至來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

潁川盜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至願復借寇君一年平隴張步欲入海齊王陳俊斬

之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
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
投壺
述遣刺客刺來歙歙召蓋延語
王元降述曰豈有降天子哉
述又使刺客詐為亾奴刺岑彭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戰死延岑以城降吳漢放兵大掠帝怒譴漢又讓劉向至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任延曰善事上官不敢奉詔

賞上東門侯郅惲貶東侯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詔長沙王等皆降爵為侯朱祐言曰者人臣受封不加

王爵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吳漢自蜀還至京師于是大饗增邑更封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厭武事自蜀隴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帝曰孔子不對非汝所及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印綬皆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鄧禹李通賈復）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帝雖制御

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韓歆及子嬰皆自殺死非其罪衆多不厭追賜錢穀以成禮葬臣光曰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名

十六年交阯徵泠縣雒將女子徵側徵貳反

十七年帝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九年馬援斬側貳

桓榮授太子經榮每以禮讓相猒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董宣彊項令湖陽公主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諸將或失常度帝遣人覘大司馬何為曰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强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

劉昆長者之言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至偶然耳

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

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叙西戎

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朱祜薨單人樂枚縱多恕之

二十四年馬援征武陵蠻矍鑠哉是翁

二十五年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南單于稱臣臧宫欲得五千騎立功

我梁松父友也效龍伯高刻鵠不成尚類鶩效杜季良畫虎不成反類狗述敦厚周慎保遺父喪致客數郡

朱勃詣闕上書

臧宮馬武曰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貪殘之政雖成必敗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拜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佚正色曰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三十年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至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髠令屯田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中元元年拜第五倫會稽太守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徳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起明堂靈臺辟雍宜圖讖于天下貽謀祖

范蔚宗論曰

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于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三年立貴人馬氏為望后援女

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不與大起北宮時天

旱鍾離意上疏

永平四年欲校獵河内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

宫

梁松下獄死鄭衆不染于辭興子也初上因松以縑帛請之辭曰儲君無外交之義不往

宋均為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姧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爭之時未可改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

自期門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鴻為侍中

楚王英自殺寒郎袁安

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西域與漢絶六十五載至是復通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鄯善巫自來取騧馬于闐

北海敬王睦薨中大夫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敢

不以實對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爾其智慮畏慎如此

館陶宫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尚書閻章尚遷以二妹爲貴人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

服戶口滋殖

章帝即位年十八

右陳忠肅公手編通鑑節要真蹟十有五冊先生親接温國見聞之近日潛孔聖筆削之傳爰即成書聿提綱目閱歲積日親繫其凡偉矣哉百代之宏規三長之絕識也是書始更始元年迄于唐敬宗其間錯雜尚匪全本嘉定乙亥七月珂在中都以錢三十萬得之先生之孫某若夫先漢而上太和以次長編散

軼未得以覩其大全歛合龍歸期以他日
賛曰魯麟獲而編年之法廢歷二千歲有司馬氏研
精覃思爰作通志而後鉛槧之士即所見之仁智擷
長取粹皆有以自託于世况乎先生道醇學備炯焉
其心不約而契則夫大篇焜煌流俗披靡貫穿馳騁
出類拔萃其所以壽斯文之脉而續聖人之意者又
豈可以淺近計哉彼陵藉者本無所至讀未終卷欠
伸思睡是蓋王子淵所謂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

之麗密羹藜含粿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何嘗如聖

門之未足與識者也

許文定萬里帖 行書十三行 尾扎兩行

將頓首比累奉書鄙然值攺播不審一一道否比日冬

凜伏惟開府已久即辰台候萬福日月易久德清嫂嫂

闕

奇頓首士憲吏部朝散

之奇再啟辱書承比來所履清豫良慰良慰之奇近蒙恩有天府之除衰晚何以堪此已乞辭免矣餘需面究之奇頓首

右建中靖國樞密使蔣公之奇字頴叔錢塘天府二帖真蹟一卷予往來于常與諸蔣游蓋世家文獻幾二百年矣是帖以嘉定壬辰歲二月得之西湖羽士劉元綱劉得之蔣之孫騰雲起予亦識之自以選詩名亦雲仍之秀者

贊曰尺瑜寸瑕工所不棄如公平生抑有清議雖翰墨之僅存亦世俗之共歎予獨區區于別白是亦或出于有意昔鄒忠公以言得罪士皆縮頸以避去公乃折簡以自麗由是而去葢已無慙然則操觚刻槧片言幅紙其知所以行已也必矣以字達識以識行字舉一知二玆帖之所以可貴

佛印清勝帖 行書八行

了元信洛澄維那人來辱手輸喜法用清勝如在華藏

甚終始周旋真行脚高士以贊佐為心也月初相見具此不宜了元信咨澄維那

右佛印師了元清勝帖真蹟一卷予在京口登紫金山妙高臺見城翁與師遺像淵乎似道睟然其容意其非偶從游者嘉定甲申十一月始得此帖于其徒褾而藏之以附甄濟韋述得書之義

贊曰欲溯其洄先涉其流欲覿其人先睎其與游東坡之名在昌黎武威之間而師之能亦文暢祕演之

傳德必有鄰而人焉廋世于是可以察予之去留

參寥新秋帖 行書十五行

道潛頓首違濶滋久豈勝馳企適來新秋氣涼緬維山中住持法體清勝不肖昨以患禍羈囚吳門而聞詢師遠來而老丈亦未嘗揮金見助益認風義之督感激尤深不肖自至東魯日欲具書上問動止蓋道遠無行李往還之便故不能如願想高明有以諒之也未緣占對希以時重不宣道潛頓首再拜幾聖寺主老丈八月五

曰

右參寥子道潛新秋帖真蹟一卷眉山之門無虛士

頡頏張秦表裏元辨惟參寥為然幾邑有西菩提寺

蓋師所居予屢過之是帖以慶元巳未歲八月受之

僧惟月蓋師之的孫

贊曰帖中書晉字法當為篤世間豈有不識字參寥

子耶廳世以文特師之粗于此乎何拘維以觀其書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八